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訓古條示

讀書

器量

簡身

誠實

操持

正心

清潔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目錄
一
鐘堂考故

視學

太學建置

國學重師儒之選

國子監拜官不拘格

國學官殊恩

本監官異擢

祭酒師範

國學教士定例

太學學士版

國子生科試

國子生分教

國學重習禮官

國子生罰曠例

國子生差撥例

太學宜禁革事例

太學選格宜優

太學宜復開選貢例

國初太學積分法

國子生讀書

國子生巾服

國學祀典樂章

國學官陳言國事

國子官盛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華亭張魯世調甫著

訓古條示

讀書

學者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讀書非特修詞章取科第已也鄉紳而讀書必能好行德誼造福里黨布衣而讀書必能謹持禮節不辱身名居官而讀書必能克修職業報効朝廷爲士而讀書必能擴充識見培養大用武夫健將而讀書必能戰陣勇鬪

居功不伐官史胥徒而讀書必能通曉大義自飭廉隅故讀書却要有得程伊川先生曰某讀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張子韶先生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顏氏家訓有曰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事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歡怡聲下氣

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爲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固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絀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

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
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
可見人讀書一字一句皆于本身上有益人惟不
能理會本身便不肯精進向學耳故曰讀書以自
得爲本躬行爲實

器量

人生器量要容受得起寵辱境上宜處之以淡恩
怨境上宜應之以忘倉皇境上宜持之以定濃艷
境上宜守之以謙如呂正惠公在中書當奏事得

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爲小寵辱動心是
公輔之器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
偶倒用印寇公勾譴吏人他日密院印亦誤倒用
中書吏人呈覆須行譴文正問吏你道前日密院
行遣是否吏曰不是曰旣不是不要學他文正公
度量包着寇公矣韓魏公寶玩兩玉盞每晏客輒
置之一卓覆以錦衣一日爲吏誤觸碎坐客愕然
公徐曰凡物成毀各自有時俄顧吏曰汝誤耳何
罪之有公帥武定時夜作書一侍卒持燭誤燎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鬚公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故韓公者非特馭下寬亦其當境定也王沂公狀元及第還家郡守命父老迎于郊公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謁守守驚問公曰幸忝科第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守歎曰君真所謂狀元矣韓魏公初登第爲開封府推官暑月理事不倦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噐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噐也兩公皆當少年不爲官爵所動如此伊川先生謂人惟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矣夫鍾鼎受而不滿江河注而不溢人若不養得氣量一觸便動終是斗筲吾輩平日當以學充養之眼界旣開噐量自然宏大也

簡身

人生第一要簡身所謂簡身者防之于細慎之于早何謂細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不以微而可忽也何謂早顏子非禮勿視聽不待其視聽而防非禮也絲毫點染終身莫贖始念一錯末路難收

故簡身須如大將對敵須如處女防身大將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女失身則萬事瓦裂最不可不慎重也夫獨知難昧如耳鳴自聞人不得聞口蜜自甜人不得嘗自己磨勘甚于鬼神鄒侍郎曰聖賢千門萬戶要在中庸謹獨二字中入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簡點不放過便見工夫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此真慎獨簡身學問也士大夫一身如人衣

服畧有點污雖羅綺亦同袍褐如其潔白布袍儘可文身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毀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志氣不振未遇則思溫飽旣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

而與聖賢同歸矣

誠實

學者立身根本莫若先誠實如人構室先要築基
基地堅厚室乃牢固若其磽确室易傾壞故古人
云不欺二字可行終身古來大豪傑能擔當大事
全仗不欺爲主司馬溫公生平大節不可悉數然
皆本于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
今古韓魏公生平無僞飾其語言行事進立于朝
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家與家人言一出于誠其門

人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
故能不動聲色而措之于泰山之安可見大有爲
之人未嘗無根本也古人有五不欺之說曰居家
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神劉元城先生遷謫時年四十老親必欲與俱元
城謂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能無疾祇有絕欲一
事遂終身絕之曰絕欲是真絕欲故心不動庾袞
父存日訓以戒酒後父歿偶醉便自杖于父墓前
陶士行少有酒失母戒以無多飲故終身不敢飲

寶山堂文集卷之三
過其量此非不欺父母耶晏元獻公以童子召詣闕下一見試題即奏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嘉其不欺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罷年少者或教公增年公曰初進何敢欺君也故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恃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斯兩公者亦可謂仕不欺君者矣趙清獻公晝所行事夜必焚香告天如不可告天者弗爲也司馬溫公凡已所行之事生平無不可對人言仰不愧俯不怍二公

有焉邵康節先生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幽可以質神明矣此五不欺之說也凡人存誠須表裏一致始終一徹而尤于語言爲吃緊劉元城先生問溫公以行已之要公曰其誠乎又問誠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故易曰修辭立其誠潛夫論有曰高論而相欺不如忠論而誠實昔者魯國有饒鼎齊人取之魯惜弗予而應以僞者齊人曰以柳下之言爲信也魯人以謂柳下惠柳下惠曰何不以真者與之魯人曰吾主愛之也柳下惠曰吾亦

愛吾鼎于是魯人乃以真饒鼎往也可見人身以信實不欺爲寶一毫作僞便自喪其寶矣王心齋先生曰凡涉人爲皆是僞故僞字從人從爲夫人爲愈巧而天性彌喪矣立身者可不慎哉

操持

凡人富貴易得身名難持饒他宰相推揚天子顧問若始進之際畧不慎重名節頃刻掃地終其身不能展布毫厘所謂一失脚爲千古恨者此也夫立身當富貴可纏繞處須割得斷當功名好遷

就處須斬得截如臨崖撒手不掛葛藤如慧劍斬魔不落坑塹方能卓然自持不受世人驅遣昔陳圖南謂种放處士曰子他日當爲白衣諫議然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後放晚節果如其言非陳圖南能料人亦种放處士之執節難固也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故司馬公稱王尚書左丞歷仕五世而所守一道如並馳萬馬中却能駐足夫馬力竭而馳騎窮仕力

寶日堂文集卷之二十八
竭而名節喪君子寧以彼易此哉王元之翰性狷
數忤權貴上累命中書論之終不改後與宰相論
不合罷職黃州作三黜賦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
屈于道今雖百謫其何虧元之身雖貶而不虧其
行者千古所以重其節也嗟乎浮榮易盡浮生易
衰趨炎乃喪節之門速化亦辱身之地無以雷同
附和而獵高位無以假借苟且而變初心陳文惠
公爲下謂所黜而子弟勸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
見吾守劉元城先生不與梁師成通書曰吾廢黜
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佑
全人不可破戒也韓魏公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
淡要看黃花晚節香夫能留晚節之香者真天地
間奇男子縉紳中賢士大夫哉

正心

大學提箇正心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心猶
轂也車賴之而轉心猶棟也室賴之而成古來論
事君者曰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夫君在上而
臣子欲令其非心通格于我而潛消默奪自非我

先正其心又安能積誠而感格耶可見千變萬化都從正心上來古人以筆諫者曰心正而筆正以木喻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俱邪可見人生能正心則凡事無難爲矣正心者依心而出不添一些兒夾襍念念都依正念之謂也心本自正豈待正之而後正明道先生曰先立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不爲物欲所遷動便依然本心矣如衡平而不加以物如鑑明而不蔽以垢也徐仲車嘗曰吾欲著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故四方請教者大

書一正字與之仲車自言初從胡安定先生學頭容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須直自後深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也夫七情最易奪其良心一奪則視聽食息因而失守情用事心不用事也人只不爲所奪便是正心只如當喜而喜喜過不當怒而怒怒過不傷這個便是不爲喜怒所奪便是正心故曰氣聽命于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衆人也人生那一件不是氣用事情載氣而出氣變則心不覺其變矣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只如大舜可以勞而
呼旻天可以逸而歌南風文王可以憂而囚姜里
可以樂而朝虞芮曾子可以生而歌金石可以歿
而啓手足看他境上全然不變自勞自逸自憂自
樂自生自歿而吾心寂然內守非謂正心而何今
之人役役于情役役于氣者多矣好順而惡逆趨
得而畏喪競利而避鈍羶譽而毒毀連他喜怒哀
樂一片私情浮氣流出來安知有良心真面目哉
是以讀書則不務心得而獵口耳功名則不求建
樹而鶯彌縫居官則不修實事而逢世情事君則
不辨苦心而徇故事此等流弊孟子所謂生于其
心害于其政者吾輩若立心一不正國家社稷從
之凡爲人者可不猛省正人心之一言哉

清潔

人生如一匹素練着不得一點汗墨素帛尺寸可
惜而點汗終身難浣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伐夏興
商只在草野中一介不取諸葛武侯三分鼎足撐
持蜀漢却說臣歿之後不使家有餘帛廩有餘粟

以負陛下光明潔白如此何事不可濟哉呂榮陽
典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
公私故公晚居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每至絕
糧數日也嗟乎清風可師即三旬九變賢于百萬
阿堵矣向文簡公知廣州至荆南市南築以往日
吾不以累在官曾中書治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
直嘗三四十萬以贍太守公曰今太守與民爭利
可乎盡罷之拔葵懸魚視兩公不足多也唐質肅
公介謫潭州侔一巨賈私鬻珠爲關吏所詰沒于
官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事發入奏仁宗曰
唐介必不肯買此案奏果然王元之爲學士當制
有以馬五十疋潤筆者元之峻却之及守滁州買
一馬贈書生鄭褒或訴其馬價虧者太宗曰彼能
却馬五十匹者肯虧此馬價哉夫素行而能使人
主信之如水壺皎日其無一毫點污可知也世之
衰也有一種士子附于僞意氣虛慷慨自托于俠
烈而謂揮千金不爲傷惠取萬鍾不爲傷廉反以
斤斤矜名惜簡爲拘曲爲無用究竟隄防旣敗如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
蟻穴可潰丈堤燭火可燎原野身名一喪其能濟
得天下甚麼事來故日食一食量腹而受歲衣一
縑度形而裁勿戀苞苴而營身家勿掃名節而肥
子孫吾輩有志于立身報國者慎之哉

饘堂考故

昔太史公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則廢書而
嘆豈漢時學官尚未合古功令耶虞典樂周師
氏保氏之職缺久矣饘堂退食之暇攷太學舊
志及列卿表殿記諸書見 祖制參酌徃代較
若畫一并其規條人物畧而紀之令官師生徒
各有攷信以圖勸勉亦條陳六論之本指也署
監事右諭德前司業華亭張鶴書

視學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帝入太學古制也 高皇初建南雍親畫位置廟
學既成躬行釋菜禮皮弁執圭再拜而後奠爵仍
再拜而退崇祀之重前古莫及且躬御講筵延禮
司成坐講堂上親爲論說既諭戒師生復賜宴竟
日 列聖遵承踐祚之初必舉斯典至我 世宗
獨臨幸至再猗歟盛典哉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
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賜祭酒吳顯等坐講賜大
臣及翰林儒臣皆坐聽講賜講官各羅衣二襲諸
生賜青夏布衣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帝視太學行釋菜禮畢
御彝倫堂命祭酒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
易泰卦大臣及詞林官皆賜坐次日賜講官宴仍
賜祭酒司業紵絲羅衣人二襲學官紵絲羅衣人
一襲諸生鈔各五錠壬辰禮部奏請立視學之碑
上親製其文焉

正統九年三月朔 帝幸太學再定儀註釋菜禮
畢御彝倫堂賜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坐講李時

勉講帝庸作歌與臯陶賡歌一章趙琬進講周易
文言賜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
學士坐明日賜講官學官及諸生襲衣鈔錠

景泰二年二月初二日 帝視太學釋菜先師祭
酒蕭鎡講臯陶謨天聰明一章司業趙琬講周易
泰卦象辭講官及學官添賜紗帽帶諸生每人添
賜絹一疋

成化元年三月丁巳 帝幸太學釋菜先師是歲
始用樂舞御彝倫堂講如儀

弘武元年三月丁卯 帝幸太學祀先師是歲始
用幣加太牢

正德元年 帝幸太學祀先師

嘉靖元年三月甲寅 帝幸太學祀先師御彝倫
堂賜祭酒趙永司業吳惠坐講趙永講尚書大禹
謨篇帝曰俞允若茲一章吳惠講周易乾卦文言
時乘六龍一節明日賜祭酒司業學官及三氏子
孫衣服諸生鈔錠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帝幸太學祀先師賜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酒林文俊坐講虞書益稷篇元首明哉一章司業
馬汝驥講周易頤卦孔子彖辭天地養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各賜衣鈔如例
隆慶元年八月朔日 帝幸太學祀先師賜吏部
寺特郎暫管國子監事趙貞吉司業萬浩坐趙貞
吉講虞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一章萬浩講周易
乾卦孔子彖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日
賜祭酒司業學官及三氏子孫襲衣諸生鈔錠免
百官燕惟衍聖公等一十二員名同祭酒司業禮
部筵宴暫免簪花作樂

萬曆元年八月 上幸太學命大學士陳以勤釋
奠于先師孔子賜輔臣羊酒鈔錠有差

四年續定視學儀註 駕至樞星門外降輦禮部

官吉服導 上入御幄禮部奏請具服 上具皮

弁服訖禮部官請行禮 上出御幄太常寺官導

上由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詣廟中 上至拜位鞠

躬二拜平身樂作贊摺圭太常寺跪進帛 上立

受帛獻畢授太常卿奠於神位前樂止贊進爵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八
作 上立受爵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樂止
贊出圭四配十哲分奠官以次奠爵如儀各退就
原位贊送神樂作 上鞠躬二拜平身贊禮畢太
常寺官導 上由中道出 上入御幄更翼善冠
黃袍訖禮部官入奏請 幸彞倫堂 上升輿由
棹星門出從太學入諸生先分列堂下東西向祭
酒司業官列于諸生前跪迎 駕過起序立北向
百官分列堂外稍上左右侍立 上至彞倫堂升
御座祭酒司業學官諸生行五拜三叩頭禮武官

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學士升堂執
事官以次序並光祿寺先設連几于左右贊進講
祭酒從東階升由東小門入至堂中鴻臚寺官舉
經案進于御座稍前禮部尚書奏請授經于講
官祭酒跪禮部尚書以經授祭酒祭酒受經置講
案復至堂中叩頭 上賜講官坐祭酒復叩頭就
西南隅几榻坐講 賜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
以上及翰林院學士坐皆叩頭坐諸生圍立于外
以聽祭酒講書畢以經置于案叩頭退出堂外就

本位司業從西階升進講如儀退就位鴻臚寺官
奏傳 制內侍官起立贊有 制祭酒以下學官
及諸生皆跪聽宣 諭畢五拜叩頭禮畢學官諸
生以次退列于成賢街尚膳監進茶 御前
上命光祿寺賜各官茶各官復坐飲畢退列于堂
外叩頭分班序立鴻臚寺奏禮畢 駕興升輿出
太常奏升輦大樂前導祭酒以下及諸生伺 駕
至跪叩頭百官常服先詣 午門外候 駕還次
日方行慶賀禮襲封衍聖公率三氏子孫祭酒司
業率學官諸生各上表謝 恩是日免賜宴次日
上賜勅勉勵師生祭酒捧置彩輿師生迎導至太
學行禮如儀又次日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復謝
恩

太學建置

太學因元舊也其以北平郡學改爲北京國子監
則在永樂初本監官備設則在永樂定鼎之年而
八年重規建九年 車駕臨幸也

英宗御製碑曰北京故有學在宮城之良隅卑隘

弗稱正統八年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廟右學高
廣觀深所以奉明靈居來學材出素具役不及民
明年落成儒臣講經公卿大夫及百執事之臣縫
紵之子兵衛之帥拱侍而聽殆以萬計已而有司
請如故事紀其成于碑按此乃從李賢所請也

國學重師儒之選

洪武間禮部奏增國子生 上曰楊雄言務學不
如務求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
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乏人卿等其
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
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至
皆手勅署祭酒司業

國子監拜官不拘格

國初祭酒擢拜未嘗論格許存仁以元儒許謙之
後訪拜京學教授後爲爲博士拜祭酒梁貞元監
生也由兩浙運搃使拜祭酒魏觀以侍講學士遷
吳顥以儒士特命爲祭酒胡季安以景州學正講
孟子稱旨擢祭酒而宋訥文淵閣太學士胡儼兼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掌翰林院事秘廷密勿之臣也而爲祭酒王恂廵撫貴州而召爲司業蕭滋祭酒也輒登輔弼李敬之爲祭酒則前刑部尚書樂韶鳳劉松起爲司業則前兵部尚書禮部侍郎開濟試刑部尚書則前助教也若博典正錄擢爲方岳翰林國學互兼職秩不可勝書可謂至優重矣

國學官殊恩

國學官司業宋濂爲同考官祭酒魏觀爲廷試讀卷官洪武例也 上有事于方丘選文學能賦之

士以從學正夏閱學錄蕭執與焉國學得從 車駕始此也國學官得與纂修自洪武間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復修昭鑒錄始國學官得預校書自助教儲惟德校正春秋本末書始助教聶鉉學正蘇伯衡皆召至京師爲會稽考試官國學官考定制度自司業龔敷申定官民服飾祭酒胡季安考定六藝始皆洪武初特命也 仁廟時以助教王讓爲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左庶子而祭酒司業兼經筵官則自 英廟時蕭鎡趙琬始其以祭酒入閣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六
三
參預機務則自蕭鎡始也

洪武二十四年以監生許觀會試廷試皆第一召國子監官褒獎之

洪武二十五年奉天朝賀大宴命胡季安真拜祭酒侍坐殿上

宣德六年錫宴落禮部成命國子監祭酒同宴

正統二年助教王仙會乞以其子旒入監讀書

上命禮部試文理平順許之而天順間祭酒胡儼孫順李時勉孫顯俱乞入監讀書上皆許之

成化間祭酒李時勉謚忠毅上曰時勉在先朝

直言敢諫於忠無忝矣毅不足以盡之謚曰忠文

本監官異擢

本監官凡丞以下考績加陞史或以者自宣德五年始宣廟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用是優行儒者但他官九年俱陞職學官獨不可陞乎今量加翰林館職仍理教事又曰若有學識出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于是博士許子謨助教郭俊等陞翰林檢討編修等官而歷正統至

成化中滿績加史職爲成例矣

正統中監丞潘洪助教周顯學正周道學錄李齡俱擢監察御史

弘治二年詔兩京國子監官俱係有功蹟者自與行人等官相兼選取自是科貢出身歷俸一考以上博助正錄俱得行取考選

嘉靖十三年吏部選得曾忬等堪任給事中
聖旨今後務從公考選

祭酒師範

國朝祭酒以許存仁爲始而首推宋公訥當時師生相訐教尼不行賴 聖祖知遇獨隆又命曹國公兼領教事而貴胄肅然才士彬彬出矣嗣後若胡若思之務敦實學李忠文之平恕得士陳澹然之力整士紀王文肅之嚴重程制丘文莊之文學優長林文安之方正率物謝方石之禁革習套魯文恪之清澹宿弊章楓山之修舉學政石文隱之清介不苟一時曠逸之士頗憚其嚴而師道卒賴以不墜古稱師嚴道尊不其然哉蕭尚約先生有

言曰祭酒一人之身而簿書錢穀有司之事皆備
生徒捨筆硯而事趨走甚者妄有所營則挾利害
以相要從之則失已不從則失人雖欲矯然自立
不可得已李忠文公嘗言使吾爲順天府尹當綽
然有餘獨不能爲祭酒耳蓋亦有慨于師道之難
振也

胡儼以師道自任方岳重臣率多出其門見者必
執弟子禮

李忠文時勉爲祭酒督諸生夜讀務盡二更將五
更則命膳夫提鈴喚起或自潛行以察勤惰令人
暗記明日示之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

蕭學士鎡爲祭酒勤于訓士矩度整肅嘗欲乞歸
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慰留如陽城大學士
丘濬贊曰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退可以
藏

林文安瀚爲祭酒幾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
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托越次故事
祭酒膳夫銀歲百數計瀚悉貯之官始置祭酒公

署及合監師儒廨宇

謝文肅鐸爲祭酒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衢面多狹邪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悉藉爲公用耿裕爲祭酒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慮其難教取其所當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告上閱之嘉歎

洪武初宋訥爲祭酒王嘉會龔敷爲左右司業嚴立規範生徒常數千人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皓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司業吳溥在永樂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日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獵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道

教人如溥者少矣

洪武初蘇伯衡爲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嘗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覈多士翕服由是駸駸向學成均多博古通今士矣學正魏齡初至常侍李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中見群衆相語但聞某處地方好某處有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若此天下安得淪先生聞其言甚喜謂寮屬曰新學正有識能言人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後魏復姓李果守官清白云

國學教士定例

國學原以教胄子故自公卿至于元士勲封戚里咸得以其子來學蓋古人取世臣世祿之義而其它歲貢鄉舉則皆極一時郡邑之選令通經飭行者得充之蓋即古鄉舉里選之遺也開國制凡公卿元士子弟一品至七品之子皆得敘充國學是爲官生此亦于世胄中求人材造就之耳盛世之

典也當是時國學積分非由登科出身者恒至十
餘載而後使之歷事又歷滿而授之官亦庶乎學
成而仕之義矣此皆 祖宗意在造人材而不在
市爵祿功利也正統間變爲非上品不得陳請而
胄子乃論品級矣且成化間又准在京三品以上
官政績顯著者廕一子入監須先試乃弘治中三
品考滿給 誥命廕一子敘免考送而胄子乃論
功課矣法愈核而人材愈少至于民生納粟納馬
特爲也先土木犯邊而開又何足道哉近又有大
臣經筵輔導及邊功死事特廕者曰恩生其各處
邊方生員有擒斬首虜者許之入監曰功生而擒
斬皆買功迄無實用云至于今事例開而比前更
陋弊不可勝言已

永樂初庶吉士沈升上言宜勅各省鄉試務在精
選毋多濫舉以致會試下第得升國學競懷僥倖
上是其言蓋國初即鄉貢亦不得濫入如此

景泰中禮部郎章綸因河決久旱言欲止納粟以
抑僥倖修學政以養人材 上命所司議而行之

弘治中祭酒謝鐸請 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
教職者先送國子監按月考試擇其果通三場者
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教官不致甚濫而仕途可
清當時歲貢教授之不輕授官如此
嘉靖中祭酒呂柟陳監規謂歲貢入監即古鄉舉
里選故稱四十道明德立乞 勅該部轉行提學
官當歲貢之期不專校文參取德行或注其平日
某德某行于卷而其五十以上無進益者照例給
與衣巾終身部覆行之

正統中南監祭酒陳敬宗言府州縣學乃監生本
源之地也計其廩養殆將二十年一旦簡出虛費
多矣宜令提學官每三年一簡選人物俊偉文學
優長者存留而罷老疾猥鄙者則所貢皆有用之
才而可令人心向學皆得進用上下所司行之蓋
永樂正統間尚令本監會官簡選監生沙汰不堪
用者放爲民故敬宗言宜汰自提學不必汰自本
監也

弘治中南監祭酒章懋言歲貢諸生必廩膳二十

寶田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餘年而後貢迨貢入國學以至撥歷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五六十歲其人已老不堪用而死亡亦不少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于學校責任提學嚴加考選凡庸下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于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同本監揀選之法凡材庸年老者不容在監或賜冠帶或授散官行各處巡撫于本地差委公事驗其幹辦實跡其堪用者吏部取選其不堪者就令致仕所謂明試以功也

太學學士版

周人有學士之版故國朝有歲報監生冊每歲終具冊以獻于天府驗人才之多寡盛衰也

國子生科試

國子生得就京闈鄉試自洪武三年設科始故其時十八年會試如監生黃子澄爲會元練子寧丁顯列一甲上大悅其後二十一年三月殿試監生任亨泰第一則召祭酒宋訥褒論之二十四年

監生許觀會試廷試俱第一則 獎諭國子監官
皇祖開勵學途敦崇雍俊也如此

國子生分教

洪武八年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年長學
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
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
食賜衣服而遣

國學重習禮官

十六年正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
之曰國學爲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威在焉雖講
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
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
成就 高皇帝命曹國公領監事諭令功臣子弟
入學曰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歿未久而子孫橫肆
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
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
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患在不學

耳此國學所以有習禮官宜教之嚴也

國子生罰曠例

太學諸生坐堂虛曠之罰自南祭酒陳敬宗條陳始當時有監生嚴安輩不循次第年月輒求雜職故敬宗參論其奔競乞禁止之

正統中南京禮部言近准禮部咨舉人下第給引赴部並無違限之條昔呂希哲遊太學得師程頤遂聞性命之學胡安國遊太學得於靳裁之啓發爲多可見太學不可以不遊也豈以登一策而可

緩哉宜擇違限一年以上者送問懲之觀此則知舉人到監自應朝夕課講求益不宜安坐待撥矣至嘉靖祭酒呂柟言舉人或入監未久就于禮部支稱他故潛回原籍曠半年者下科免其會試其納銀例貢迺監三月以外者發回原學肄業部覆從之

按署司業童承敘論監規生員初犯記集愆冊再犯決五下三犯決十下四犯發遣安置

國子生差撥例

祖制差歷以達諸生之材也故以次而授之任當時諸生居太學者或十年或七八年陶育既久而使之出歷以明法意今之諸生不期年數月而紛紛求撥諸司猶歉于數之弗充將教者何以爲教耶蓋緣近日各衙門歷事如天財御馬清黃寫誥之類率多納銀而不實歷故也夫以太學所養之士而供諸司顧役之資已非作養教育之體而況在諸司以爲撥歷太遲而不足于用在本監以爲坐班太淺而不及于格事勢至此可不一大懲改如嘉靖十年尚書李時所奏奉 占着吏部查照舊規各衙門應用歷事名數明白開奏著爲定例不許仍前濫撥數多專一令其出銀及無名差用以致諸生困窮負 朝廷作養之意

太學宜禁革事例

按志云辟雍之設非秀選不得升焉掄選稍疎蘭艾興歎矧以選貢之議欲行而輒止納粟之例欲止而輒行人情習于偷容國政取辦目前治體世風隳壞極矣此亦千古格論也

嘉靖中祭酒嚴嵩條陳監事乞止納銀以清士之流謂例貢間舉隨罷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良策雖云有資國用然恩倖競趨童昏並進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已千百乞勅所司雖有缺乏別爲節縮區處風教之地無使諸生以貨冒進蹈前代鬻爵之失部覆奉 旨納銀事例太濫有壞士心亟止之

開國初工部尚書嚴震直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人才起通政使欒懌以輸粟起蓋 皇祖選才于

間左以貧而仕者常貪故取旣富方穀之義也然必擇其間族之賢而非槩用也明矣自景泰初以邊事急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而濫觴之源開矣然尚係生員納者耳後遂援此例以賑饑援此例以接濟大工今又援此例以濟 邊餉而濁亂爲甚考之成化二年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 勅賑濟流民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駁其非是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

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此亦千古 聖謨所當世世遵守者也

太學選格宜優

制科重而太學之選格輕納粟開而太學之人材濫故三途並用所以廣蒐羅也慎重開納所以重造就也嘉靖八年以舉人監生孫翥爲給事中舉人監生阮徽歲貢監生張澍爲監察御史

穆廟登極詔開 朝廷用人惟求任當其才若拘泥資格使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後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其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

太學宜復開選貢例

弘治十七年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言洪永間太學生徒共計千數其人旣多英俊而教法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歲貢之入監旣由挨次而舉人之坐

監又每後時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
 效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撥亦挨次之人資格所
 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材素
 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
 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間學通經術年富力疆累試
 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
 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
 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
 數多可施教誨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勸之方務
 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取選及時豈惟
 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 命下所司議行
 今上十九年正月禮部奏修曠典實賢關等事覆
 祭酒劉元震題稱國學空虛人才稀少乞于正貢
 額外選貢府學五年一選州學七年一選縣學十
 年一選都司衛所學查照與府州縣原額數盡送
 南北二監肄業庶常品不致少淹英才亦宜早用
 奉 旨依擬行

國初太學積分法

洪武十五年欽定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凡生員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五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季月試策各一道判二條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文理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果有才學超異取自 上裁

國子生讀書

洪武十四年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二十八年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洪武間 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壹嘗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 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

道也

國子生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丁巳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繖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國學祀典樂章

洪武六年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和之曲

成化十三年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聖神廣運加服衮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敵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

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允今考聖神
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
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主當
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塑像
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豆佾
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
令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增籩豆爲十二
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
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
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
通行天下悉尊此例

十七年二月調國子監丞祝瀾爲雲南廣西府經
歷瀾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
子監制爲木主 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
舊章禮部看詳以聞

弘治元年八月詔議孔子從祀禮科給事中張九
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
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

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謂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勝王肅杜預宜罷祀至於鄭衆盧植鄭言服虔范甯五人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足發聖學而鄭衆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勝等皆受其業乞與丘明一體從祀又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成都画壁多遽瑗林放申枏三人申枏史記又作申黨俱宜議而瑗放當祀于本處鄉賢楊雄荀况當黜王通胡瑗當祀又議別祠祀啓聖公而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享而程朱之父程珦朱松皆宜附焉下庭臣議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于經傳則馬融楊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三年七月以謝鐸爲南京祭酒鐸上修明教化六事三曰正祀典其言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

仰之繫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弟伊洛正傳雖
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羽翼
吾道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
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
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
官者乃如彼其榮乞勅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
斤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
教有補矣

九年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嘉靖九年三月改正孔子祀典張璁上疏 上從

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
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
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
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
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寮冉何況勝向達融休蕭弼
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植虔寧七人祀於其
鄉進石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又以行人薛侃
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

爲廟門

立啓聖公祠璉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珦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廟庭從祀從之

隆慶五年八月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國學官陳言國事

洪武十八年二月久雨求直言祭酒宋訥獻安邊

策畧曰備邊固在于屯兵實兵又在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終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入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蓋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

下宜選其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

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嘉納遂令邊軍
皆屯田著爲令

李時勉爲祭酒乞致仕歸貧不能給尋聞 英宗
北狩北面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
三事

謝鐸爲祭酒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略
曰 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
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家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

邊將皆晚唐倩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開士卒剋
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腹志
義乖離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
行

周洪謨爲祭酒上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正
稅攘虜撫夷六事 上悉嘉納之

丘文莊濬爲祭酒撰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獻 上
褒荅之

石琚爲祭酒時 武宗無嗣上疏請于宗藩中擇

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

國子官盛事

洪武初吳源龔敷爲四輔官 上嘗命四輔官五人侍東苑應制聯句七言體一章 上先唱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日明臣杜敷王氣瑩然乘景象臣源民風樂爾見昇平臣龔敷山河百二金陵最臣趙民望宇宙千秋帝業成臣李佑 上復繼之曰暗想六朝興替事臣杜敷足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

上念其賢授國子司業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復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

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寶山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